

# 希腊史

无论谁来到希腊，都会有回到故乡的感觉

(英) 乔治·格罗特——著  
晏绍祥 陈思伟——译  
晏绍祥——审校

(下册)

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

A History of  
GREECE

希腊与中国，同属于世界闻名古国，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而言，西方的希腊文明一直是重要的参照。古希腊开创了西方文明传统，对古代希腊史学名著的引进翻译，显得尤为重要，而英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史》便是了解古代希腊历史最好的著作。

本书是作者构思 20 年，写作 13 年，于 1856 年完成的卷帙浩繁的巨著。全书起自传说时期，止于马其顿至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取材宏富，议论精辟。它继承了启蒙时期欧洲史学家的优良传统，贯彻了“理性主义”精神，对 19 世纪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功绩，可用约翰·穆勒的一句话来概括：“在这以后，一部希腊史便完全可以理解了”；用莫米利亚诺的话说，是整个 19 世纪后期西方的希腊史研究，都必须以格罗特为出发点。格罗特也因此被公认为 19 世纪上半期学术成就最高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

《希腊史》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彻底扭转了学界对希腊史的认识，被誉为世界史学名著。

上架建议：世界史

ISBN 978-7-5682-6528-7



定价：188.00 元（全二册）

# 希腊史

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403年

(下册)

[英] 乔治·格罗特 —— 著

晏绍祥 陈思伟 —— 译

晏绍祥 —— 审校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史: 从梭伦时代到公元前 403 年 / (英) 乔治·格罗特著;  
晏绍祥, 陈思伟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682-6528-7

I. ①希… II. ①乔… ②晏… ③陈… III. ①希腊-历史  
IV. ①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5073 号

---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55.5

责任编辑 / 顾学云

字 数 / 1039 千字

文案编辑 / 朱 喜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朱 喜

定 价 / 188.00 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 作者简介

**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伦敦大学创办人之一，生于肯特郡克莱希耳的银行家家庭，十六岁起在银行任职、闲暇时间研究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1826—1830年，他参与伦敦大学的创办工作，1850年任大学评议会委员，1862年任副校长，曾任下议院议员。1846—1856年，他陆续出版《希腊史》十二卷。书中主要论述古希腊城邦的历史，尤长于政治，取材丰富，考证甚详。晚年致力于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曾批判地引用过乔治·格罗特在《希腊史》一书中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并称他为这一学科领域内“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

## 译者简介

**晏绍祥** 男，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典世界历史、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古典历史研究史》、《荷马社会研究》、《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世界上古史》、《希腊史研究入门》（合著）等，译有《古代世界的政治》（合译）、《罗马的遗产》（合译）、《早期希腊》、《希腊帝国主义》、《外族的智慧》等，并曾在专业刊物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多篇。先后主持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并顺利完成相关研究工作。《荷马社会研究》、《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先后获得北京市和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前的兴趣是古典世界的民主与共和政治、古代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研究。

**陈思伟** 男，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代海洋史、古代经济史及古代中西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先后翻译了伯里的《希腊史》、《古代希腊的贸易与政治》等著作，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光明日报》等各类专业报纸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博士后特别资助、博士后面上资助及省级项目多项。曾荣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当前的研究兴趣是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及古代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洋周边地区的交流和互动。

责任编辑\_顾学云

策划编辑\_顾学云

封面设计\_冯伟佳

## 第十九章

### 从战争第二年年初到第三年年末

在底比斯人突袭普拉提亚未遂事件爆发一年行将结束时，希腊交战各方仍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状态。虽然双方互有损伤（无疑阿提卡遭受的破坏最大），但伯罗奔尼撒人也并未取得多大的进展，未能实现诱使他们发动战争的那些目标。尤其是他们希望达成的最紧迫的目标——解波提戴亚之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雅典人发现没有必要放松对这座城市的围困。战争第一年的成果令科林斯人及其他那些积极煽动战争的人感到失望。不过战争的进程与伯里克利和阿奇达穆斯预料的结果相一致。

开春后，伯罗奔尼撒人决定再一次蹂躏阿提卡。大约3月底，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全部大军（与此前一样，三分之二来自各同盟

城邦) 齐集, 在阿奇达穆斯的率领下, 向阿提卡进军。这一次, 他们不但如前次一样, 对特利亚平原及雅典城近郊的平原进行系统的破坏, 而且对远及劳利翁银矿的阿提卡半岛南端进行劫掠。大军抵达时发现, 雅典人已经放弃了这些地方, 全部撤退到城墙之内。

对于伯罗奔尼撒人的再次入侵, 伯里克利采取了与前一次相同的防御策略。但是, 一场新的变故发生了。虽然侵略者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是雅典人不得不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开来。在阿奇达穆斯进入阿提卡几天之后, 始料不及地, 雅典暴发了一场瘟疫或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可能的情况是, 这场可怕的混乱已经在地中海周边区域肆虐了一段时间。人们相信, 它最初开始于埃塞俄比亚, 接着传入埃及和利比亚, 并蔓延到波斯治下亚洲的相当一部分区域。此前 496 16 年, 类似的灾难已经出现在罗马及意大利各地。<sup>1</sup> 很快, 嫩诺斯及爱琴海上的其他一些岛屿也遭到了瘟疫的侵扰。不过这些地方的受灾程度没有那么剧烈, 没有引起希腊世界的普遍注意。最后, 瘟疫传入了雅典, 开始出现在皮莱乌斯。随着疾病的突然出现, 它以相当迅猛的速度传播开来, 并造成了相当巨大的破坏性。同时, 城市及城墙内聚集着密集的人口, 乡村遭到敌人的入侵。对任何一种传染病而言, 这种环境都极为不利。<sup>2</sup>

关于这次瘟疫 ( 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次突发的伤寒热 ),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给我们留下了最清晰且印象深刻的描述, 因为

他自身不但是是一名见证者，也是一名病患的亲历者。他观察到的现象如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关于这次疾病，无论他是不是医生，每一个人都对它是如何起源、因何发病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每个人的看法都是如此有说服力，足以引发一场革命。我本人不但是这次病患的亲历者，也见证了其他人患病后遭受的痛苦。我将描述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并将指明与此相关的其他症状，从而让人们牢记在心，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方法，以便同样的不幸再次发生时能够提前想出应对措施。”修昔底德在序言中提到，记录过去是为了将来可以做理性的预防，并将其视为激发他撰述历史的动力。但这种观念在彼时很少被人视为一种责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构建的这种理论及其在现实中实践这种观念大加称颂。修昔底德不愿从一个看似能解释所有事物但缺乏牢固基础的假设中抽象出某种理论，他摒弃了彼时名声最响亮和最令人感兴趣的论断能够推导出的理论。

当发现祭司和医生都既无法阻止疾病的传播，也不能缓解病情时，雅典人放弃了希望，陷入绝望之中。城墙之内所有区域都呈现出一派阴郁痛苦的景象。任何一个人，只要一患上这种疾病，就立即丧失了一切勇气。在所有情绪中，最糟糕的是人们的沮丧之情。这种情绪使人们屈从于命运，坐而等死，放弃了一切活下去的努力。虽然最初亲戚朋友还会出于寻常的亲情对病人伸出援手，加以照顾，但是很多人也因与病人接触，“像睡着了一样”，染病身亡。最终，再也没有人胆敢以身犯险。那些品德最

高尚的人仍长期坚守他们的职责，但他们死亡的人数最多。<sup>3</sup>因此，患者被扔在一边，没人照顾，自生自灭。只有那些曾经患病如今康复的人，才愿意前往照顾病人。他们成为那时唯一不受广泛传播疾病影响的幸存者，因为任何人都几乎不会再次染上这种疾病，即便被传染上，也不会致命。正是依靠他们，去世者的尸体才得到了掩埋。当时的情景是如此令人绝望而伤心，甚至是他们的至亲也不能替逝者完成葬礼；而在一个希腊人的心目中，葬礼是人一生中最神圣的事。没有什么场景能比阅读一位亲历者描述的段落会让我们如此形象地感受到人们的垂死挣扎和绝望。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死亡完全不能引起旁人的注意和丝毫的怜悯。在公共场合的大街上，在神庙里，逝者的尸体与垂死者相互堆积在一起，尽管众所周知，这样会亵渎圣所；半死者因难耐的干渴，东倒西歪地躺在泉水的周围。有时候，经过一个焚化他人的火葬堆旁时，扛负者把尸体扔到里面一同焚化。<sup>4</sup>更有甚者，人们看到有人准备了一个火葬堆，但尸体还没有运到，就把他们扛负的尸体扔到上面，点上火，然后迅速离开。对雅典人而言，如此这般的混乱行为在任何一个平常的时间都是不可容忍的。

除了所有这些身体的病痛、死亡和无穷无尽的绝望之外，另外一种罪恶也接踵而至，使那些有幸逃脱死神的人也深受影响。因为每个人自身生命和他人的生命都完全变得不确定，所以法律和道德的束缚也随之松弛。在惩戒不太可能降临的情况下，人们

不会在乎弃恶从善；在存活下去的希望如此之小，无法在未来获得荣誉或得到认可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克制他们的欲望，安贫乐道，遵守他们最坚定的信念。在大限来临之前，在同样深陷周围所见的四处蔓延的痛苦之前，人们指望的就是纵情享受这一段短暂而甜蜜的时光，因为灾难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影响到每一个人，无论贤达者还是作恶者。

不止一位声名显赫的作家曾描写过在致命灾疫压力下的社会百态：身体的折磨、不幸的遭遇、道德的沦丧。但是，没有一位作家能比修昔底德的描述更加真实、简洁而令人印象深刻。<sup>5</sup> 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有这样的经历，还没有前人对此进行过描述，他无从抄袭。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一时期所有灾难相伴随的痛苦中，没有如同迦太基人在遭遇瘟疫时为抚慰诸神而施行的人祭，也没有对某一些想当然的疾病制造者进行残酷的迫害，如同1630年米兰暴发黑死病时户外涂油者（Untori）的遭遇一样。<sup>6</sup>

这次瘟疫使雅典人遭受的不幸持续了三年。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一直持续不断。此后的一年半，情况有所缓解；之后瘟疫死灰复燃，又持续了一年，病情与最初时一样严重。这个不期而遇的敌人除了为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外，还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公共损失。选自城邦最富有阶层的1200名骑兵中，有300人死于疾病；此外，可以正式入列充任重装步兵的公民中，有4500人因病丧命；更贫困的公民中，损失的数量如此之大，难以计数。<sup>7</sup> 伯罗奔尼撒人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给雅典带来如此巨

大的破坏，不可能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结束战争。这次灾难似乎也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瘟疫根本没有传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只是从雅典蔓延到了一些人口密集的岛屿上。因担心接触到瘟疫，拉凯戴蒙人在病菌还没传染到军队之前，就撤出了阿提卡。

但是，当拉凯戴蒙人仍驻扎在阿提卡、可怕的疾病第一次暴发之时，伯里克利就装备了 100 艘三列桨战船和 4000 名重装步兵从皮莱乌斯出发，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海岸发起了进攻。300 名骑兵乘坐着多艘运送战马的旧战船一道出发。减少聚集在城市的人数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不幸的是，这些人也随身携带上了已被传染的疾病。这种疾病不再局限于城市之内，也传染到船舶之上，使雅典的海军战斗力受挫。在来自开俄斯和莱斯沃斯的 50 艘战船的支援下，雅典首先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靠近埃皮道鲁斯的海岸登陆，接着入侵到阿尔戈斯半岛更南端的特罗伊曾、哈利埃伊斯（Halieis）和赫尔米奥奈（Hermione），最后进攻并夺取了拉科尼亚东海岸的普拉西埃（Prasiae）。返回雅典后，这支军队立即在哈格农和克莱奥彭普斯（kleopompus）的率领下进一步加强了对波提戴亚的围攻。此时，对这座城市的围攻仍在持续，并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进展。大军刚到，雅典人就利用攻城锤和其他攻击性武器对城墙发起了猛攻，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事实上，这支军队不能完成胜利强攻的任务。因为，在与新近来自雅典的士兵接触后，那些待在波提戴亚此前没被传染的士兵也染上疾病。这次疾病造成的死亡非常令人可怕，在哈格农带来的

4000名重装步兵中，有不少于1050人在短短的40天内染病身亡。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这支军队被遣送回雅典。对波提戴亚的围攻仍如此前一样缓慢地进行着。

刚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远征返回，伯里克利就发现，他的同胞们因多重的打击而身心俱疲。人们将不满之情统统发泄到伯里克利身上，认为他不但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雅典人现在遭受的各种苦难的根源。不管他是否同意，他们派遣使节前往斯巴达，公开与其商谈和平，但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提议置若罔闻。新的失望使人们对伯里克利更加怒不可遏，无疑，与他长期交恶的政敌大声附和着人民对他性格和政策的谴责。面对困难能够处之泰然，面对民众的叫嚣能够庄严而坚定，这是伯里克利诸多美德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此关键时刻，更需要他坚定的态度和充分的展现。

伯里克利以将军的名义召集了一次正式的公民大会，以便当众证明其决策的正确，制止泛滥的不满情绪，并劝导人们继续坚持他的方针政策。修昔底德并未记载反对者的发言，但以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了伯里克利令人难以忘怀的演说。这篇演说词勾勒出这位伟人的性格及当时的真实环境。从中可以看到，伯里克利不但清楚地意识到雅典的正确目标，而且明了雅典正当而合理的期许。面对当时所处的自然困难，他坚贞不屈，敢于挑战；面对难以计数的极端不幸，他愈战愈勇。在民众的不满情绪面前，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恰恰是在此时，他获得了人们最直接、最崇高

的敬意。他宣布，将继续坚持雅典人长久信奉的一切。所有一切如同属于他的既得权力一样。

500 在整篇演说词中，他最主要的目标是让听众的胸中充满为整个城邦谋福祉的爱国热情，以此抵消因个人悲痛带来的伤感之情。他力图证明，如果整个城邦繁荣昌盛，个人忍受的不幸将会烟消云散。然而，如果整个城邦沦陷了，个人将不可能获得任何的成功（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看法在古代社会和古代战争环境下完全正确，虽然在当下社会未必完全如此）。“因为城邦遭受的灾难，你们迁怒于我，因为我曾建议你们奔赴战场；同时你们也感到自责，因为听从了我的建议。你们之所以听从我的建议，是认为我在判断、演说、爱国热情及清廉上比他人更胜一筹。如今，你们不要因为我提出了建议而将我视为有罪之人。事实上，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如果逃避战争，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仍然是同样的那一个人，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是在面对不幸时，你们不能坚持在未受伤害时坚持的信念。事实上，虽然降临到你们身上的伤痛是如此剧烈而无法预见，但是你们身居一个伟大的城邦，所受的教育与城邦的伟大相得益彰。因此，你们也必须下定决心，振作起来，勇敢面对灾祸带来的巨大压力，绝不牺牲你们的荣光。我经常向你们阐明，不必怀疑战争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你们，但是如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着力地提醒你们，强大的舰队不但使你们成为同盟者的主宰，而且成为整个海洋的主人；整个可见的世界一半任凭你们自由行动、到处驰骋。这一切看似

大吹大擂，但有利于将你们从不自然的沮丧情绪中激发起来。与如此强大的实力相较，你们的房屋和土地暂时被人占领，简直是无足轻重之事，如同一件装饰挂件，不值得考虑。如果你们能够保全自由，所有一切很快就会恢复。祖辈们的努力最初为你们挣得了这个帝国，他们没有任何你们现今享受的各种有利条件；因此，你们也万不可成为离祖败德的不肖子孙丧失他们争取到的这一切。当所有人兴高采烈地分享城邦和帝国的荣耀时，你们千万不要逃避责任，要不辞辛劳地努力维持帝国的荣光。你们不但是为了自由而非奴役而战，而且是为了维持还是丧失帝国而奋力拼搏。如今帝国主义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所有的危险也因此而生。即便你们愿意如此，但放弃帝国对你们并不安全。因为你们如同一位专制君主一样控制着这个帝国，或许在最初获得时就缺乏公义，一旦放弃就会带来毁灭。不要因为建议你们走向战场而对我心生愤怒，因为自战争爆发时就预料到敌人造成的破坏会如此巨大。对于不可预见的疾病我所负的责任更小。我们的城邦因勇于直面不幸的命运而获得了无上的荣耀，城邦强大的军力、享有的声名、针对希腊人建立的帝国都是此前任何时代都未曾见识过的。如果我们选择伟大，就必须暂时承受他人的嫉恨，这是获得永世英名的必要代价。如今，你们的所作所为应当不负城邦的荣光。雅典人，展现出你们的勇气吧！这是当前避免你们成为不肖子孙的必要手段，也是你们的将来受人尊敬的必要保证。不要再派使者前往斯巴达了，默默承受着你们的不幸，不要将你们的悲伤写

在脸上。”

伯里克利的演说给出的理由难以抗拒，充满着自豪和果决，文采斐然，不可能完全是修昔底德创作的。闻听他的演说后，公民大会同意了他的建议。因此，公民大会决定不再提出和平倡议，而以最充沛的精力继续投入战斗中。

然而，虽然大众决定采纳长久以来对伯里克利权威的遵从的习惯，但仍有个人对他心生怨恨，认为他是使他们陷入如此困境的制度的始作俑者。他的政敌克莱翁、西米亚斯（*Simmias*）、拉克拉提达斯（*Lakratidas*）相互协作，利用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愤怒情绪，找寻机会将其付诸实施，在陪审法庭上对伯里克利提呈诉讼。据说，指控的依据是他犯有贪污之罪，最终被课以大笔罚金。对于罚金的数目，不同的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记载，从 15、50 到 80 塔兰特不等。<sup>8</sup> 不过，事情的进展出乎他们的意料。对其课以罚款不但使人民对他的愤怒之情瞬间消解，反而使他们对他的好感倍增，让人民对他的尊敬和崇拜之情重新和原来一样的强烈。人们发现，继伯里克利之后担任将军的那些人根本不具备与其匹敌的公信力。因此，不久他重新当选，重获与此前一样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但是，虽然备受尊敬、长期当政且为城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毕竟已经年过六旬。除了最近对他的罚款外，其他许多繁复的事务加速了他的衰老，使他深切地感知到生命的终点即将来临。就在伯里克利循循劝导他的同胞们，面对个人的苦难，必须为共

同的父母之邦毅然奉献不遏的生命时，他自己其实就已经身患重病。这场瘟疫不但夺走了他两个儿子的生命（也是他唯一合法的两个孩子，克桑提波斯和帕拉鲁斯），而且使他的姊妹、几个亲戚及他最亲密最有帮助的政治上的朋友丧了命。无论是面对家国的一系列灾难，还是在如此众多的亲密朋友的葬礼上，他都控制自己的悲伤，维持他一以贯之的自制，直到最钟爱的儿子帕拉鲁斯之死使他遭受最后一次打击。帕拉鲁斯之死导致他再也没有合法的继承人维持这个家族及其世代相传的圣职。面对这最终的一击，虽然他仍与此前一样努力克制，但在这位年轻人的葬礼上，当遵行仪式，将花环放在死者的尸体上时，他顷刻间涕泗滂沱，难以抑制他的悲伤。<sup>9</sup>

502

在接受的几次针对他个人的审判中，阿克比亚戴斯和其他几个朋友曾暗示他，要努力让人民重拾对他的信任，并尽力重新当选将军之职。<sup>10</sup> 说服他再一次出席公民大会并重新指导城邦事务花了朋友们不少的工夫。多年之前，他亲自提议通过了公民权法，将雅典公民权限定为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居民。<sup>11</sup> 如果没有合法的子嗣，伯里克利来自其母亲一方的阿尔克麦翁家族的房产将被遗弃，一直由该家族担任的圣职将因此中断。每一个雅典家庭都会因此而深感不幸，将之视为对所有逝去者的不敬，会给整个城邦所有的幸存者带来痛苦。因此，公民大会同意将他与阿斯帕西亚所生的孩子，也名伯里克利，立为嫡嗣，并录入他所在的胞族和部落。